

风情平湖（词六首）

□ 陈黎雯

赫埭都家浜·鹧鸪天

竹里凉生小院中，百年樟树自从容。蛙藏廊下浮轻绿，蝶舞枝头拂嫩红。秋捣月，夏招风。清风霁月古来同。若言居此修身处，笑看光阴似过鸿。

新埭鱼圻塘·鹧鸪天

紫气蒸腾绕绮霞，震天锣鼓走天涯。经年霁月涵千里，是处清风拂万家。山与水，酒和茶。宋街戏苑竞繁华。鱼圻塘里刘公忆，恩泽流芳陌上花。

曹桥马厰·鹧鸪天

收尽霞光桥影红，一舟碧水载情浓。微涟漾处怀陶令，白鹭飞时乐醉翁。竹筛月，柳迎风。稻花香里晚听钟。四时景物凭来去，马厰春秋千古同。

新仓三叉河·鹧鸪天

驿站风情画里齐，几多秀色绕长堤。白墙黛瓦连荷榭，绿叶红花染菜畦。青石静，酒旗低。问津远客觅幽蹊。凭栏每忆先贤事，浚荡为河千古题。

水墨广陈·鹧鸪天

南北山塘浙沪连，清溪识路返田园。风摇蕉叶天然扇，露戏莲花自在盘。添美景，送丰年。新型种植四时鲜。此心逐梦终成迹，村陌乡园路渐宽。

钟埭樱花小镇·鹧鸪天

小镇长廊似画廊，春携红绿漾溪光。云穿绿柳丝丝媚，雨戏红樱点点香。余一笔，蕴千章，花笺漫叠满庭芳。徐行曲转幽蹊处，破艳离披意转凉。

我来儋耳找东坡

□ 马 马

我落脚在文昌，这里是海南的东海岸。椰风海韵，自有一种别样的浪漫；万泉碧波，唤醒久违的红色记忆。

在三角梅的影里，有个声音在不停催促：去儋耳，去儋耳。

儋耳即现在的儋州。

公元622年，儋耳郡改为儋州，这地名，一用就用到了今天，一千多年历史了。

儋州这个地方，因为苏轼在此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从此成了一个地标，变成了名地。成为海南，甚至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。

说实话，要不是因为苏东坡苏轼，我连“儋州”的“儋”也读不准呢。

儋州在海南的西海岸。

我从文昌出发，驶上飘带一样的高速公路，两边是高大的乔木与缤纷的花朵。今日的海南，可谓养生福地，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当它是人间仙境。想起九百多年前苏轼被贬，投荒而来的情景，真有天壤之别。

1097年，苏东坡第三次被贬谪，任“琼州别驾”“昌化军安置”，农历七月二日抵儋州。 这一年他六十岁。

东坡是从琼州到儋州。他与小儿子苏过在海上环岛而行。“四州环一岛，百峒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，如度月半弓。”小船沿海南岛的西线行走，行迹似半月形，故称“如度月半弓”。百峒，是指黎族同胞居住的村。

那个时候的海南岛，是一个荒岛，地处边陲，孤悬海外，闭塞落后，相距京城几千里，“鸟飞犹用半年程”，实乃“天之崖、海之角”，因此中原人称之为“蛮荒瘴炎之地”，死囚流放之所。流放到儋州的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信里，这样写道，此地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。把政敌流放到这样一个“六无”之地，确见当权者的险恶用心，何况这政敌还是一个花甲老人。苏轼自己也不准备活着离开海南岛了，登岛之初，他叮嘱一同前来的小儿子：第一要紧的是给他做棺材，第二要紧的是给他做坟墓。

但苏轼让他的政敌又一次失望啦，他活过来了，并且，还活出了一种生命的高度与深度。

“我本儋耳氏，寄生西蜀州。”他用一种“处处无家处处家”“万里他乡做故乡”的豁达，随遇而安，扎根儋州，在海南的自然环境中领略大好河山。“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”一联，出自东坡之口，奇景奇笔，快人快语，可以说，造化东坡三年的儋州生活助了一臂之力。有了这种内心的豁达与坚韧，再加上朋友们不遗余力的精神鼓励与物质帮助，或千里来访，或远书致物，或诗词唱和，使谪居生活平添了温暖与亮度。而日常所处的黎族邻里与乡亲，更是与他深情款款，黎子云，春梦婆等都是他写给朋友信中的感恩对象——

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半月无。

明日东家当祭灶，只鸡斗酒定膾吾。

这几天没吃饱，明天肯定能吃到房东的鸡和酒啦，这首诗似乎让我们看到东坡脸上的笑容与内心的

期待。

东坡临老，还万死投荒，就他个人来说，似乎是不幸的，但东坡不幸，海南幸，儋州幸。田间劝民农桑，“载酒堂”里教化百姓，掘井，治病，酿酒，儋州因了苏东坡的到来，百姓生病的少了，田头耕耘的多了，不知科举何物的地方，竟然也出了进士，并从此绵延不绝。

时光荏苒，一千年弹指一挥间。迈步今天的儋州，依然见得到东坡的遗响遗韵，东坡帽，东坡井，东坡路，东坡话，东坡书院。东坡身归大虚九百来年，人们对他的怀念却万古长存。

1101年，东坡离开海南北归中原，过润州时，有人问他：“海南风土人情如何？”他回答：“风土极善，人情不恶。”短短八字，道出苏子与海南与儋州那种深厚的情缘。

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流放归来，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面对苍天大海，喊出豪迈的心声。

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决不可以被打败。海明威说的，就是苏东坡这样的人。

我们在路上耽搁得太久。儋州市政府所在地那大镇有个“石屋村”，作为红色旅游的一个点，指定要参观。等我们去中和镇参观东坡书院时，已差不多是黄昏时分了。虽说吃了闭门羹，但我的内心仍是喜悦的。得以亲临这神圣的土地，得以近距离接近这位伟人，摸一下东坡井沿，戴一次东坡草帽，走一程东坡马路，吃一块东坡椰饼，于我，不失为一种精神享受。



绝域冬景 摄影 丁 燕

残荷之美

□ 钱续坤

近段时间一直是低温多雨的天气，双休日，难得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，于是兴冲冲地推出单车，斜背钓竿，风驰电掣般直奔郊外的荷塘，准备美美地享受一番野钓之乐。

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光临，此时的荷塘早已没有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葳蕤与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繁华。目之所及，偌大的水面一片静谧，只有那凋谢的荷叶与光秃的荷秆，佝偻着瘦弱的身子，浸洗在冰凉的水中，毫无生机，难觅盎然，这不免让人的心头掠过一丝惆怅，生发一丝忧伤——毕竟荷花已不再绽放绚丽与芳华，毕竟荷叶已不再拥有翠绿与朝气。

然而我并非容易伤感的人，尤其像我这般热衷于野外的钓者，更是钟情这方已将钓位全部裸露在外的荷塘。选择性地打好几个鱼窝，余下的时间便是等待。正好趁着这个间隙，我倒背着双手，围着荷塘或远观，或伫望，或凝视，有时还蹲下还没有完全发福的身子，用手去感受一下那池水的温度，或者摘下几片已经蜷曲的荷叶，将其像帽子一样顶在头上，想重新体验一回童年时的顽劣之趣。

说起童年，我也曾附庸风雅地学过涂鸭的，只不过那时所画的无非红花绿叶、飞禽走兽之类。眼前的荷塘只有黑白两色，从绘画的角度出发，肯定只适合于做水墨画了。水墨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，讲究“气韵生动”，强调“以形写神”，注重“笔墨神韵”，

因此别看那肆意的泼墨或者寥寥的几笔，其实都蕴含着象外之象与意外之意，恰恰，妙就妙在这“似”与“不似”之间。

池塘里的荷叶，在生命蓬勃之时，几乎每枝都是相似的，那如盖的绿意，那娉婷的英姿，那卓然的风韵，让你在临风而飘的棹歌里，醉心于一片片翻阅江南的美丽。可在生命终结之际，它们却是个性彰显、仪态万千，有的黑褐干瘦，有的枯黄萎缩，有的低垂扭曲……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美感可言。但是看官们请留意了，在平如镜面的池水里，每枝残荷都与它的倒影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几何图形，如果将这些图形有机地连缀起来，分明就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轴呀，那抽象的线条，那素淡的色彩，那朦胧的意境，能将人深深地浸润其中并濡染为一体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经历了风霜磨历的残荷看似寥落，实际上是在用生命的另一种方式，从容而淡定地对镜梳妆，倔强而孤傲地洗净铅华。那高高昂起的头颅，那挺得笔直的脊梁，那不离不弃的荷叶，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精神，一种坚持，一种尊严。故有诗赞曰：“盈盈笑对池边客，洗尽铅华也显昂。”

一枝残荷如此，一个人的生命亦然。历经万千磨难，即便再怎么身处困境，再怎样意志消沉，也从不会一蹶不振，更不会委曲求全。面对凄风苦雨，面对前路坎坷，我们应像残荷那样“雨餘风际费禁

持，除却亭亭别有姿”，或者“为收嫩蕊寻余梦，重展娇姿溢嫩妆”，对未来充满灼灼的理想和无限的希望。

西方美学说：“悲剧美就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。”残荷呈现的自然景象，是由夏入秋、由盛转衰的典型艺术形象，因此最具悲剧美的特质，人们从它败落残破的样子，完全可以联想到昔日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静植”的高贵品质，从而对它的孤冷形象更加充满痛惜、哀惋、怜爱之情，甚至是崇高的敬意。所以无论是古代的徐渭、吕纪、八大山人，还是现当代的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李苦禅等，都对残荷情有独钟，他们从荷花的枯萎与荷叶的残败中，找到了另一种表达自然美与生活美的途径，在他们的笔下，无不揭示出这样的人生哲理：韶光流转，带走的只是生命装点的虚无；凤凰涅槃，灵魂的神韵永远都不会凋谢！

悠然地回到钓点，见鱼窝里已有零星的水泡泛起，我赶紧做好垂钓的一切准备。而就在兴奋地伸出钓竿的同时，我蓦然顿悟：这荷塘不就是宣纸，这钓竿不就是羊毫吗？是呀，此刻我也可以像那些丹青高手一样，在这偌大的水面上，画出残荷素雅的美、沉寂的美、婉约的美、高洁的美……不过最美的，还是钓竿下那活蹦乱跳的鱼儿，这才是《残荷图》中最灵动的画眼呀！

自序

□ 陆穗峰



早在很多年前，我的一些文稿就在报刊上发表过，也有些文稿仍束之高阁。而将已经发表过或尚未发表过的文稿编辑成册并正式出版，则是近年来才有的想法。其中的缘由，说来话长。

当我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，对“退休后做什么”已有所盘算。也许是我的一位学中文的年轻同事觉察到我的上述“动向”，所以他跟我谈到：他的一个同学在某出版社工作，结识了著名的老编辑张中行先生，所以获得了张中行先生的一些著作。而我的那位同事则将张老先生的一些著作转赠给了我，其中印象最深的有《负暄琐话》等，一经翻阅，便爱不释手！此后不久，我的那位同事又建议我读些季羡林先生的散文。于是乎，我专门到书店去买了《季羡林散文选编》（共四册），还有《漫谈人生》。其中对《牛棚杂书》及其自序等文章印象极为深刻。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文集中，多次说到他喜欢“涂涂抹抹”；而季老先生多次称他喜欢“舞文弄墨”或“舞笔弄墨”。这当然都是他们的自谦之词，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本人也有以上所称的“涂涂抹抹”的习惯和爱好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也积累了不少文稿，包括尚未发表过的。

在我的学生时代，对于语文课中的作文比较有兴趣，有些作文（包括命题作文）还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和勉励！所以儿时的我，一是希望长大后能开着拖拉机耕田，二是向往当个作家。不幸的是，初中刚读满一个学期，因家里实在贫困，不得已“回乡务农”——当了一名“小社员”。起初，我干农活的质量或技巧远不如村里的小伙伴，故被称为“白脚槌”，因此受到不少奚落。在小伙伴中，上过小学或识点字的人很少，我在他们中反而成了另类。因此，在失学的将近两年半时间里，我感到相当孤独，甚至有一点“孤愤”。于是，在参加农业社（队）里的劳动之余，我想到了自学，并拟了一个自学计划，尽可能地找些书本包括学校里发的教材，以及能找到的少数报刊来读。其中一个自学内容就是练习写作。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，我开始在纸上“涂涂抹抹”——练练笔头，记得当时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。

一是关于当年“农业社”里的生产与管理，以及当年实行“粮食统购统销”政策方面出现的问题，最突出的问题是社员实际分到的口粮不足。我就把这些我所看到的或乡亲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写了出来，并以“投稿”或“读者来信”形式，寄给当时嘉兴地区的《嘉兴大众》报社。

二是将本村（社）、本队社员的劳动热情、干劲，以及农事进度等，写成（通讯）广播稿，寄往县里的有线广播站，还有一些对广播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。

尽管以上（包括寄给嘉兴的）稿子等，有些是石沉大海，有些被退回了，但是在运用文字或表情达意方面毕竟得到了一些锻炼。如为写好这类稿子，我还专门买过《怎样当好通讯员》那样的书籍来读，受益不少。记得有一次县里广播站广播了我写的一条“消息”（短文）。还有我写给广播站的一份建议，曾得到广播站的回信，是农业社一位姓屠的会计特地送到我家里的。当时我母亲也在场，虽然她不知道我写了什么，我也不记得那位会计跟我母亲说了什么，但记得母亲当时很高兴。

到了1958年5月，我结束了两年多时间的失学生活，重新踏进学校大门。两年后，我又被保送到农业大学去继续读书，在预科那阶段还有语文课，我的作文成绩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和鼓励。那时，我已经知道记日记对提高写作能力的积极意义，所以从大学一年级开始，我一直坚持写日记。参加工作后我仍坚持写日记，一直到“专案组”将我的日记本和其他笔记本“抄”走，我记日记的习惯才中断！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特殊年代中，我也主动或被动地写过许多“文章”，包括批判别人或批判自己的，甚至违心地检讨自己等；但对于提高自己的文字运用能力，总还是有点益处的。

结束了“五七干校”五年的“锻炼”后，我被调到另一家企业工作，虽无奈，内心感到屈辱，也相当悲愤，但在工作上，总算凭良心干活，起码要对得起国家每月发给的那“560大毛”（工资）。以上说法当然有消极成分，但我很快熟悉和适应了新的岗位和新的工作，而且还利用自己文字运用能力的优势，针对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发起组织了业务培训班，并为培训班编写了教材等；再后来，我还在业内报纸上发表了不少业务性的文章。

以上是1985年10月之前的情形，此后，我有幸重新回到了中粮总公司工作。这是我的“职场生涯”中最难忘或称得上“辉煌”的阶段，故这本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稿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。

以上文稿，内容很杂，涉及面甚广。有些可以说是议论文或带有时评性质，有些是回忆录性质的，但更多的则是随心所欲写出来的，很难将其归为“散文”，当然像《月下西瓜田》和《陌生的故乡，旧时的桥》等，写作时想到了散文技法，也有朋友说有点“像散文”。即使是这样，这本书仍不敢用“散文集”那样的名称，故称为“自选文集”。

（注：本文作者陆穗峰，曾用名陆小龙，1940年8月生，平湖人。1964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。曾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（今中粮集团）商标管理部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绿色食品发展办公室主任，中粮发展史编写办公室（即《中粮志》编委会）专职副主任。兼任《中华商标》编委会委员、中企业商标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、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外经贸分会副理事长、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秘书长；受聘担任过《国际商报》、《国际经贸消息》报特约记者。出版的专著有《会议文书写作》、《环境保护与对外经贸》、《出口商品商标管理》、《入世与商标战略》、《农副产品商标战略讲座》等。《耄耄寄情往事新——陆穗峰自选文集》近日已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。）